

纸老虎

【法】奥利维埃·罗兰 / 著

孟湄 / 译

Olivier Ro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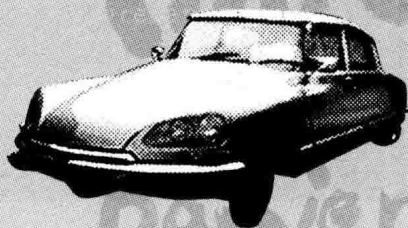
Tigre en papier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纸老虎

【法】奥利维埃·罗兰 (Olivier Rolin) 著
孟湄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老虎 / (法) 奥利维埃·罗兰著; 孟涓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17-3052-7

I. ①纸…

II. ①奥… ②孟…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0519 号

Copyright © Editions du Seuil,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纸老虎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谭洁 叶芳

责任印制: 刘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8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86千字

印张: 9

版次: 2017年8月第2版

印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乘超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整部小说自始至终以“你”这样一种第二人称方式讲述发生在1968年前后的故事，作者奔腾不息记忆中的鲜明印象浮现在读者眼前：激情的人生既充满了对真理的向往，也往往与荒唐互相交织。小说通过作者强烈的视觉和动态感受的描写，反映出一个特殊时代看似轻狂却包含着年轻人强烈精神追求的特殊体验——这里有对革命的狂热梦想，也有无法禁锢的身体欲求。小说用行云流水般的笔触，将时间、事件与特定时代的人物、环境及语言紧密结合，创造出一种连续不断、欲罢不能的阅读效果。



Tigre en
papier

作者简介



奥利维埃·罗兰 法国著名作家

生于1947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文学专业毕业，获哲学硕士。曾活跃在法国1968年极左组织中，其最初的写作动因出于对此经历的反思。1983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未来现象》，对革命希望之破灭进行思索。自小说《苏丹港》（1994）起开始获得公众好评，当年获得费米那奖。2002年，《纸老虎》把更加个人化的回忆在小说里抒情呈现，从而完结对那个非凡时代的思索，次年获得法兰西文化奖。2010年，获得法兰西学院保罗·莫朗大奖（奖励其所有著作）。

译者简介



孟 涓

生于北京，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毕业。曾在巴黎、香港居住。已出版的翻译作品有：普鲁斯特《斯万的爱情》（节选），莫利亚克《普鲁斯特》，萨冈《那么一种微笑》。

孟涓是国内最早翻译昆德拉小说的译者，曾翻译过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认》等，现活跃在中国和法国文化界。

出版人：葛海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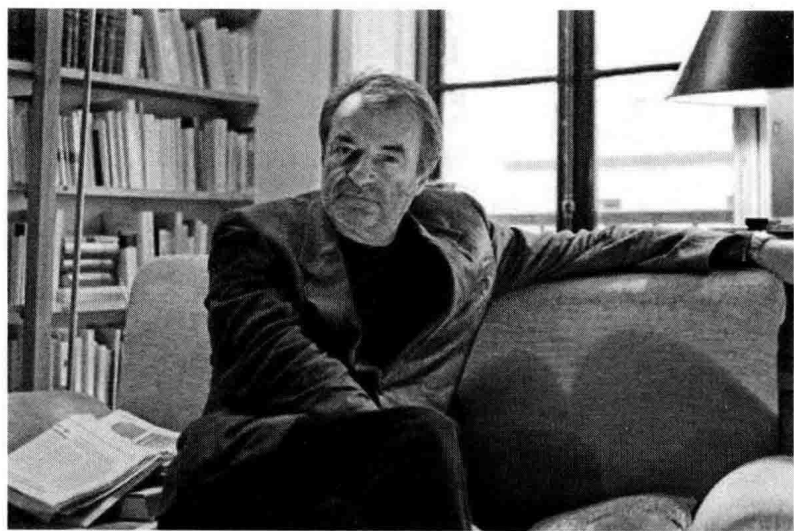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谭 洁 叶 芳

封面设计：MX DESIGN STUDIO
Q.1765628429

“可是这些故事，它们都躺在三十年前的报纸里，不再有人知道。”

——马塞尔·普鲁斯特《重现的时光》



奥利维埃·罗兰

1968年法国几乎发生了一场“革命”，以“红色”五月为高潮，学生和工人都加入了，差点应验了“托克维尔规律”：生活改善了，抱怨多了，革命爆发了。雷蒙·阿隆对戴高乐总统说：“法国接二连三地搞革命，从不进行改革。”戴高乐说：“法国从来只在革命的脚步上进行改革。”过来人奥利维埃·罗兰的小说《纸老虎》替这场充满错置激情、面目不清，最终是令人费解的“革命”提出了他自己版本的意识流写真和事过境迁的感受。

——陈冠中

写给中国的读者们

[法] 奥利维埃·罗兰

我曾经是毛主义者……在 1945 年以前。说毛主义，至少我们曾经相信过。我参加的那个小组织叫无产阶级左翼 Gauche Prolétarienne，简称 GP，它是个奇怪的混合：它多少有些斯大林式的手段和也许可以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我们一起的有工人，但我们大多数是年轻知识分子，我们拒绝接受那个“看家狗”的未来（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法国作家保罗·尼赞的檄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死去，当年我们都阅读他）。我们那时候反对“崇拜书本”。我们相信文化革命意味着持久地反抗所有的权力、质疑所有的等级，我们认为对抗共产主义制度里的官僚主义，这是绝对地最受大众欢迎的武器。我们那时很天真，年轻是会这样的，经常。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富有的法国，我们进行着暴力的非武装的游击战。没有一天不发生公开的战斗。但是，我们跟那个时期意大利和德国的极左翼小组织不一样，我们禁止自己开枪杀人。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智慧，它毕竟不是轻薄的智慧。现在，

这段历史在我自己眼里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我们已经到了做祖父母的年龄，我们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孩子们，他们怎么能理解它呢？但是我相信一个作家是可以起作用的，特别是：把正在消失的事用生动的回忆保存下来，告诉现在的人们过去曾经是怎么形成的，今天是在怎样的废墟上建立的。在这段历史过去30年后，有一天我跟自己说，我应该试着用小说来讲述它，为了我们的后人。所以，《纸老虎》是给一个年轻女子讲述往事，一个像我这样年纪的和我相像的男人讲述往事给自己死去的朋友的女儿。我用这样的形式，也因为我是一个爱女人的男人，这不是胡乱吹嘘，而是因为我相信：文学写作有一部分能源是从欲望中汲取的。

《纸老虎》发表在2002年。小说以自由的方式记叙了从1968年到1973年间我曾经积极参加的那些事件，我的叙述没有太远偏离现实。那是一场冒险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可能会喜欢《水浒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日子，如果那个时代我们读过那部小说），其中既有博大的理想主义，也有无知的教条主义，我们想为人民服务的英雄主义意愿曾经把我们置于可笑的境地。我们想当老虎，但我们是纸做的。10年过后，孟湄做了翻译，使这本书来到了全部故事的出发地（当然很大程度是想象的）。对于经历过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并饱经苦难的中国读者，发现一下他们在遥远的西方、在那些年轻的怀抱激情的精神世界里曾经引发多少魔光幻影，这也许是有意思的。

译者的话

去年11月，为了准备采访小说家奥利维埃·罗兰，我满世界找他的东西来看。那阵时间紧，在北京只得到两部原文版小说。第一本《未来现象》，罗兰自己说这一本是“最早时候的我”，“很巴洛克”，在我看来已是一副有女初长成的模样或者说风格。第二本《纸老虎》，讲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纸老虎》一打开，从第一页开始我就被一种很特质很磁性的东西抓住。那次采访，罗兰讲得厚实，个中味道读者可以从附在本书最后的《信睿》访谈里去体验。我在这里最想告诉读者的是：《纸老虎》它自己向我走来跟我说话。那种感觉，可以借用作者自己的一段文字：“我去那里是因为只有这些遥远的地方能跟我说些什么。不是为了教给我什么，只是跟我说话，像江河，像森林，像酷热的天气，像蝴蝶慵懒的飞翔，像蟑螂，像讨厌的蛇，像沉重如铅的中午——千古不变的见证者。一切其他的声音都已沉默，死去。经常是这样：我们真正想去听人讲些什么的时候，所有能向你诉说的那些声音已经陷入无声。”《纸老虎》以这样的语气

跟我说话。它一路使我陷进去，在里面惊讶，感动，被温暖，也被灼痛。它使我有了很多年没有的欲望——把它翻译成中文，把它送到读者面前，给我这一辈和上一辈的读者，给所有比我年轻的读者。

毫无疑问，小说故事里的“五月风暴”和它的所有人物会首先吸引读者。我们坐在白色雪铁龙女神号里，行驶在巴黎的环城高速路上。我们围着巴黎经历了那场暴风骤雨的年代。跌宕的情节，大历史的画面，大时空的维度。那是普鲁斯特说的重现的，或者说重新找到的时光，是书里面的“我们”，或者说“我们一群”的生活；是《追忆似水年华》中寻觅、挖掘和思索的“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以小说的方式描写时代刻画风暴讲述大历史，在世界的文学殿堂里有过无数生动美妙可敌天下的精品，让全人类分享和沉思。对于我，《纸老虎》和其他描写或者讲述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它之所以独一无二，之所以它向我走来跟我说话，那是因为书里的“你”，还有“我们”那一群，他们给你有血肉有心跳的质感，给你贴心贴肺的温度；在人心深处无法说出的地方给你细腻的触觉，在动乱岁月的深夜里让你对人性的复杂惊悚感叹。这是作者独有的小说的艺术。

《纸老虎》之所以向我走来跟我说话，还因为它给我一个特殊的也许只属于我个人的感受：它让我明白，那个理想，它曾经荒谬虚空如烟如纸，它曾经被利用、玷污和愚弄，它使人类寻寻觅觅永远失败永无尽头，甚至有人说它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东西。但是，它摆脱了那种四平八稳

富足精致的自我，它上下求索向着更高处寻找和渴望，这个理想，它是江山不改千古不变的精神信仰，它在人的皮肤下面在我们的血管里，它是与生命共生共死的坚守，它有永远的美。

最后要说一句关于《纸老虎》的语言。原著中罗兰的语言（法语）具有扑面而来的魅力。优美，丰厚，富有多彩的诗意和细腻独特冲击力强的感性。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纸老虎》不是一本容易翻译的小说，因为有些词语是今天很少使用的书面语，有些是坊间百姓或者某个特定阶层的俚语，偶尔自造词语。特别是它的质地、呼吸和节奏。罗兰相信文学是能使语言的肌理和它的宽阔与细腻被保护和再生的土壤，把语言的锻炼和创造当作理想来追求。他引用了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亚的话，要让“田野在词语中的苍翠比它自己的绿色更加浓郁”。为了帮助翻译，小说家在每一章翻译的末尾和最后的总合时都与译者在 Skype 上讨论，回答译者对词义提出的问题，介绍文字后面的背景，帮助译者更精准地把握小说行进中的节奏声调和色彩。遇有词义不明或出处模糊，作家常常让我“等等”，起身去书架取出字典（有时不只一部）查阅或者找出书中引用的古希腊典故、《荷马史诗》的原句和当代诗人的原诗高声朗读。可尊可敬，令人难忘。

在我看来，中译文比起原文有些像小矮人站在巨人身旁。但是，翻译是一个追求无限和永远重新开始的再创造。因而我相信，永远有更好的译者和译文为读者呈现超越今天的翻译作品。我们应该有和小说家罗兰平起平坐的理想和志向：

让我们的中文在传译交流中，通过文学翻译的再创造，在保存自己精华的同时，超越今天的词语疆界，变得更宽阔更细腻更优美。

2012 年 9 月 5 日

目 录

第一章 / 1

那时候你们眼里的世界，你们生活的世界，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向深处，把你们改变，那个力量把每个事件每个个人都跟历史中最伟大、最悲壮的事件和个人结成一条链。人们可以认为这些很可笑，但这毕竟是诗一般的东西。

第二章 / 39

过去那时候，我们不是一群“我”、“我自己”，这连着我们的青春，特别是我们那个时代。那时候个人在我们眼里是可忽略的，甚至是可鄙视的。……我们在一起，到了荒谬的程度。我们不是大历史，我们是许多的历史，是我们制造的历史，真实的，想象的，互相交叉的，是一堆历史。

第三章 / 81

你们不再是革命者，但是你们坚决地不肯让自己慢慢地布尔乔亚化。你们不再有任何信仰，不再有任何目标。

第四章 / 131

那时候的人都自愿要继续那种清苦、危险、充满博爱的生活，那是他们曾经在战争年代分享的生活。那时候人们害怕掉进利益的垃圾场，害怕掉进没有意义的生活。还有一个思想现在看大概是错误的，但是它曾经一度在法国流行，那就是：法兰西对人类文明肩负使命。

第五章 / 177

这个未来我们是不是选择错了？它跟那个我们所否定的自己的过去一样，让我们感觉陌生。过去让我们反感，未来使我们害怕。我们哪儿都不在，无所在，我们在别的时间里。

第六章 / 217

我们曾经以为那些知识不多的人要去教育那些知识比较多的人，这个想法不过是个幻想。可我们曾经相信中国就是这样。我们的天真现在看真是让人发笑。

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钱的霸道让我无法接受 / 251

第一章

那时候你们眼里的世界，你们生活的世界，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向深处，把你们改变，那个力量把每个事件每个个人都跟历史中最伟大、最悲壮的事件和个人结成一条链。人们可以认为这些很可笑，但这毕竟是诗一般的东西。